

愧

瘖

集

愧瘖集卷之十五

莆田二山野人林天輅稿

奏疏

南巡疏

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臣林天輅等謹
奏爲待罪上言事臣竊見近奉內降有南
行巡狩之命群臣咸進言願留

聖駕蒙

聖恩將兵部武選清吏司郎中黃鞏等六人同

下

詔獄及將吏部等衙門官員俯伏待罪

闕下獨如臣等弗與渥實耻之夫職位之司

雖殊而憂國之誠惟均群臣越職觸罪危

言敢諫臣等何人不能一言而使

陛下輕萬乘之尊爲南巡之舉哉臣誠有覲面

目矣臣謂

陛下當賞進言者罪不言者益進言者忠君愛國奮不顧身者也言者雖出於位縱不賞

亦當宥之不言者雖不罪實當罷之則邪
正分賞罰明而國家定矣乃今

雷霆之威震怒如此不惟不罪不言而且罪
及進言者臣等未解

陛下之舉措倒置至是也自今天下有危亂之
事邪佞之臣謹復爲

陛下言哉京師根本之地廟社神靈在焉若
萬乘遠征六師俱發四方曷仰

九廟嚙依奸雄覬覦乘間竊發萬一有變

陛下將安歸乎前此群臣諫止未賜施行臣等

猶疑

陛下有所蒙蔽而不知也今既罪言者則明知
群臣皆以巡幸爲不可矣又何爲違衆必
行而蹈夫不測之危耶倘

聖慮一回則雖斷臣以死然禍止一身能使宗
社獲安天下受福真足以報

祖宗於地下矣臣復何敢愛一身之小而不與

忠讜之臣同效死於

陛下哉况諫臣國家之元氣也元氣宜通不宜
塞人身之元氣塞則人病國家之元氣塞
則國傷伏望

陛下垂寬容之聽廣忠直之路將黃鞏等所奏
俯加詳察哀其懇切之忱乞

賜優免毋使后世謂

陛下有殺諫臣之名仍將臣等罷黜里居以爲
貪位不忠者之戒則國家幸甚臣等無任
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

闕下緣待罪上言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

親齋

奏

聞

自劾疏

奏爲地方重災自劾不職乞

賜罷黜以慰人心事

臣

原籍福建興化府莆

田縣人由進士歷陞湖廣布政司左布政使於嘉靖拾貳年陸月內

欽聖今職捌月內領

勅樓管行事自揣庸濇謬膺重寄時值水滂未

平民艱孔棘臣卽巡承天府各屬及荊州

府各州縣修築隄防賑惠貧困及又巡黃

州府并各州縣逼歲回省春間兌軍糧運

稱有次第臣又巡沔陽岳州各州縣四月

巡常德府各屬彌月滌兩江流入城辰州

府而下拾數縣月賑其乏及自常德回省

載經澧州安鄉華容巴陵數縣湖田數百

里漫爲巨浸

臣

乘舟取程觸目增涕民之

巢樹者移艇者招呼待濟者見

臣

舟過皆

號泣失聲曰所種田苗俱爛死矣饑餓猶

輕如稅賦何

臣

每傳言慰之伍月初到省

一月不雨水泉枯竭

臣

率屬遍禱于諸山

之靈至陸月中又不雨城外十里地畝

臣

所經者龜折尺許田禾萎黃熱烟如焚可

供樵爨村落蕭條人民愁嘆

臣

實不忍見

之聞之嗣而各府州縣荒狀疊申皆極無

聊之困遠慮頻仍尤增意外之憂夫湖廣地濶民媮佈種待穫陂塘舊廢灌救無資通省皆旱赤地千餘里勘災官員回報皆未敢盡言之除將備災乞賑事宜會同撫治都御史宋巡按御史王具

奏外臣切念天人之氣相通災祥之感匪忒中牟良宰蝗不入境漁陽循守麥穗兩岐彼一郡邑之長耳其感孚尚如此況臣保釐一方兼統庶務表群屬而制諸邊受

陛下重託者哉致此異常災沴非臣失職而誰
諛哉臣有不能任難學不經務雖粉繪彌文
而隱惡未殄時或有恣雖甄陶

洪造而小智自營未能悛改雖禁貪殘釐蠹弊
尚牽制於怨謗之文雖矜寡憐寬抑猶
稽誤於文義之違位已逾分日惟叢辜豈
能宣布

皇上覆冒之仁感召天地休嘉之氣而爲時重
輕哉卽今民心皇皇臣亦且夕祇懼夫臺

居廩食以享夫胝胼僅得之供而受直忘
事莫免其溝壑欲填之苦民雖無言臣實
自覲揆之

國憲亦含有誅臣聞選賢任能而執誅賞之
柄者君之道也量已竭節而審進退之分
者臣之義也道行則無濫恩之嫌義明則
無濼官之誦况今

聖剛在上賢智林立如臣之奉職無狀猶偃然
據路妨賢冒榮失已則臣之心益妄而爲

罪益深矣伏望

皇上察愚

臣

負譴不寧之心念赤子連罹災疚

之急將

臣

罷黜里居另選賢能代

臣

巡撫

地方庶荒政之經理無缺州縣之饑饉不

害可以回方來之天意可以慰文困之人

心矣

臣

無任隕越俟

命之至緣係地方重災自劾不職乞

賜罷黜以慰人心事理爲此具本差承差趙

廷仁親齋謹具

奏

聞伏候

勅旨

奏議終

愧着集

十五卷

七

愧瘖集卷之十五

莆田二山野人林大輅稿

序

壽族祖水竹翁七十序

正德丁丑正月二十七日族祖水竹翁壽七十
維時季子吾從赴試事春官會某曰翁年適古
稀顧不肖嬰進取靡遠役無能爲志養如何旣
登進士喜曰邇家報翁壽兄若弟以不腆之儀
告于祖會諸賓懃懇竣厥事矣某曰美哉避而

思時以喜其知父母之年者與其受知翁者惡
無辭以壽翁幼失恃侍大父戶部公長厭聲利
卜築於城之北堤以詩酒自命與鄉之逸而賢
者偕適父叅議公初登第戶部公疏休得請翁
養志林壑餘十五年甘脆寒溫竭力無儉公愛
之不欲其朝夕離事繼母王益恭人以爲難叅
議公官中外翁儉勤矩度門戶有立公致政祿
積無贏翁於事悉先之諸翁妹未成禮曰吾責
也時孺人方淑懿能承翁指捐奩具相時講焉

吾從北上誠之曰吾家以清白傳而當無負而
學爲世責續樹惟廣予休然老矣詩曰愷悌君
子求福不回翁所以順氣延年不在是與夫世
之人有娛田宅往來豪縱放乎以爲得亦有競
組纒於觀聽間以清流自分可吞天下事然而
浮乎其外薄乎其內人將摘而議之其視翁何
如耶翁數賓鄉飲郡大夫其義之者曰茲其賢
者與可以表儼薄與鄉人其美之曰茲其善積
而厚享者與能衍其世休而裕于後與族卑尊

其拜之曰茲非所謂亢其宗者與將康祿養襲
休章而躋夫百齡與如翁者豈易得耶吾從操
識端凝素朴而絢以理顯親揚名以顯于後世
今日事也翁晚節順豫無疆其有不出于尋常
之外者乎某之文也鄙奚足以章之

送脩齋鄭先生任鎮江司訓序

歲丁丑三月修齋鄭先生應鄉歲貢到都下營
繕小吏某舊受業門人也於退食多侍左右物
情疑義日就詢訂投虛達壅如漑然宦有規涉

世有度亦無志予芻植而導之邁往其爲教父
矣先生試禮部吏部暨試于

內廷俱優列乃拜鎮江司訓南下鄉士夫以贈
言役諸某某弗敢辭再拜揚之曰人之知先生
者曰幼敏慧芻冠遊郡庠籍籍儒聲藩集以禮
致爲子若弟師家授徒數年戶外之屨恒滿淑
其餘於進取有力焉然而屢困場屋竟歲貢官
竟司訓夙昔所期其若是乎某解之曰否非此
之謂也世有嬰簪組縻爵祿競浮靡於觀聽間

卽以爲得志非也其或學精而不售志勵而無
聞落落皇皇進退惟谷卽以爲造物棄亦非也
盈虛數也消長事也要夫物而定之天也混其
真而揉之人也人能勝天者鮮矣事於數圉善
占天者其亦豫矣先生斯行若抑也然而俎豆
詩書談討揖遜考德問業育材錫類有師道焉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天下治克先王之
用其果抑已乎先生令子公竒登甲戌進士宰
新建清修循良民威而愛積業而弘志紹學以

崇功皆先生教也某與公竒同年進者先生書
來曰吾陸陸桑榆矣收若否未能逆喜公竒與
爾慰吾冀也道不孤矣茲拜官又謂某曰昔翁
順菴教餘千伯氏成齋教僊居地衍人傑教有
成焉矧今鎮江東南鉅邦者乎吾承先事而樂
吾職亦冀道可行爾嗚呼先生所以自待者厚
矣若屑焉先生抑謂知先生可乎某猶有感焉
俗垢叢還居然性習病某省私自藥果能不負
否揚乎頽棄爲憂而深爲鎮江同志喜也鄉士

夫揖予曰子之言於師生之義備矣君子之教
章矣吾儕之私有合哉乃書之以爲贈言

送宗叔汝道先生任龍泉丞序

國家經理封內約地百里則建之邑邑樹之官
長若令次若丞若簿又后若尉群夫任使爲畜
民也職令重丞次之令偶乏則丞嗣篆當道之
廉夫不直變不均錢穀之愆于期生齒之勞弊
于下取徵視成丞與其責焉自世衰俗靡太多
私競居然於官之豐約爲憂喜於職之盡否民

之安否憤然冥然若無與於身者豈所以昭宣
政厚自待之道邪是歲丁丑春宗叔汝道先生
授澗之處州龍泉縣丞某聞之喜拜曰願木考
最秩序分牧優格也銓蒞于泉無爲泉計與泉
急於得父母以慈且慎者子之俟賴莫遺民恃
以安仕者之遇也處州屬約難理靜慮寡事惟
龍泉然弗鄙夷于民弗縮朒於事志固易孚而
澤亦易流茲皆足爲先生喜也先生性朴識深
在家孝友不踰度事無大小輒剖以義於親戚

朋友之顛躓貧困心扶之無愛於力茲皆可致
之泉者能擴而大之視邑猶家也視百姓猶親
若友也視其顛躓貧困而矜賑周恤欲出之霜
雪而煦之以膏雨其不有濟乎吾家作牧有聲
時不乏人見素翁家規吏戒之作爲子姓謨肅
乎斧鉞某叨曹序奔走邁往常若跂志惴然罪
懼于茲二三載先生於素翁亦夙色受者知從
事的矣義利相形度靡由貞名實中蠹茲謂孽
釁廣惠昌慈慎微約理牧責也民望也績維樹

聲時以揚家儒風繩繩于振將在是矣他日陟
明長牧有餘裕焉奚規於丞耶某弱冠荷先生
知愛金臺旅寓某於先生曰吾族丈人行也疑
則問事則商動息則亮先生茲別也謂某曰願
子素履不踰續我教音愚也無得罪於龍泉有
敦愛焉故於鄉士夫贈言而以予小子之私應

贈大申丞鳳山聶公序

君子之於天下也其惟誠乎夫識慮微小識慎
著有殊智焉大受弘業小受式恭有殊有焉大

容弗黨小容尚同有殊量焉故智非憶也眩而
度則荒才非張也荏而任則窮量非襲也矯而
誕則僮故曰其惟誠乎誠則小大之勢一耳大
中丞鳳山聶公奉

天子節鉞督軍務于江廣諸省茲四畿矣人見
公休乎而容也恢乎而受也淵乎而識也謂位
則然矣其淺知公者公清嚴好禮弗樹畛域與
人商可否事出肺腑相信事義而果近名而懼
譽而實弗喜毀弗激樂善弗疲考成核實適權

度充不欲攻人之惡於隱寡嗜好不能干時洪
恣其性然也是故於軍旅詰而威匿而戢焉是
故於諸屬恪法而職牧而惠焉是故於鰥寡無
蓋強弱昏狡底于康焉嗚呼難矣昔司馬文正
嘗言吾無過人者每事可對人言耳至語劉元
城則曰誠者可終身行之文正百世之師公聞
風而起者歟始宰邑嗣爲御史爲集長副爲左
右鞫賢聞偉施所至仰之奚直于今云乎哉方
聖天子隆基思治詢猷黃髮公宦歷更三戍猶

貳都臺邇者提督操江之命猶舊秩也位弗德符駸駸然柄用矣公曰茲固吾知止足時也疏西歸若棄屣然夫公有大力於天下者其於世能忘耶司馬公居洛之事可知矣某率屬餞公於邁於是乎感而有言

贈陳國相官 榮府典膳序

陳寶軒國相君官

榮府典膳或有問於予曰例而官古與曰公之不給下助於民勸以官古亦有行者矣不惟其

與曰保釁之法嚴矣世祿之胥齊民之良例
其毋試諸事與曰需次而用者詳數
之而後官之用者什之一其弗用者什之九其
毋幾於侵與曰情安于分者也禮率守躬者也
勉禮順情固將規之其何取於國相曰能勤以
立者義以自華於人無比焉子獨不知國相與
國相蕭舊族祖朝祥公徇介寡黨分教廬江允
允載歸而貧市舊產畢婚嫁故遺于後者薄國
相幼孤客京師苦淡植營其用漸裕能周人急

貸者責之償殿盈取之次約取之下則惠夫貸
焚券示釋曰吾少貧惟斯苦詎忍苦人耶精刑
書所擬輒得情人信諸嘗曰刀筆之下鬼神將
闢之故而瀋是叢于辜也家數喪未舉言輒涕
泣預捐所有厝焉有叔若弟在不欲分費之與
人交坦夷煦煦斤斤可任緩急爲從祖侍御他
后公愛退食輒延款公難許可者予每識之及
與予交傾倒益信歲己卯予憂患國相夜視疾
不寐予再下

詔獄逮妻孥國相傍徨營救視僕輩供湯藥力
尤竭焉雖親而兄弟莫能過之老父母鄉聞之
百心注念曰陳君德于林深矣夫助公者義冠
服者榮國相於涉世其伸縮抑易易耶或者唯
而退初國相先事商於予予從與之曰予有隱
德不宜棄諸時子持素以事人得無如馮瑗知
已之遇者乎予敬俟焉故於其官也述與人言
國相者爲之贈

遼夷陵州守彭井菴京回序

安福彭汝玉先生來守夷陵數月以述職北

覲先是寧庶人叛上親戎徂南肅平之凡宇

內朝正官率候覲旋以其職見先生留于京七

閱月上南巡未果復諸宰臣慮遐邇封無良

牧流蠹闕仁政龐民羸屢踈請遣歸久乃得

允報之至州鄉君子詣予曰敝邑荒鄙彼格法

長狡訟無直者寡弱情蓋冗需煩役裹痲疾馳

窮肌髓待命惘然憤然民感然若釜焦然侯至

與民新視聽豪者鋤之寡者植之聚欲剔惡斃

者浸以蘇民德之如覆侯朝

天子去民有餘思焉茲還吾儕不佞齋沐駿迓
迓有誦何如予喜而謂之曰曩予罪蹠釐謫茲
土賓若宋來賀曰而知之乎州賢守端愿練歷
少有籍籍聲州多惠政而往宗夫旣予至視事
事效理罔敢越于規不多得罪于群黎百姓若
侯庇也人有心公斯愛焉民不於若侯來喜其
弗幾於悖者乎夫政情之適也媢斫僂怛之弗
胥和也斯害矣禮俗之趣也慝侈佚蕩之弗胥

確也斯弛矣故嚮情若歸可以觀政焉君子好
禮可以規俗焉予渺薄滯謀有投其虛裏而致
之民可以視成焉書此敢質於先生云

送陳若鑑任安義典史序

建昌邑治百餘里匯岷江而豬彭澤地衍且險
民去邑遠間有弗得其理則恣奸慝梗化爲邑
蠹邑號令賞罰格而弗行王人巡歷優釋條戒
狃於習肆然無改甚者航於江澤波濤潮汐之
險往來若坦寓凡民買舟楫涉夫地閻其賄而

滅沒之有司欲勦以兵奔伏不常至弗顧分義
闕然反側蓋非一日之積矣正德丁丑巡撫餘
姚孫公相繼窮爨得徐姓者爲罪魁殲之別其
黨各正于刑非首爨者宥之群視聽一明乃疏
于

朝分邑治十之四樹邑曰安義事下如議戊寅
五月陳君若鑑拜邑幕行嗚呼其亦一時之遇
乎夫慮民之難制顧新若邑豈非密其防乎令
丞尉具官無缺倥偬憇芬結其重治者之責與然

則幕雖微民得親夫庭事得講于公亦不可易
爲明矣天下事成之難而毀之易出於已者易
而濟於人者難群牛羊而衆芻牧之有主者有
副者有役者苟不能相觀以勤牧與芻幾何牛
羊之不盡斃耶今之防民者其可易爲耶若曰
可以無事處之又焉用新若邑具若官爲哉人
好惡未始相遠彼暴亂就戮抑豈其心蘗積于
微微而著著而縱縱而欲歸又懼有司之不相
寧驅而至於死勢也居然爲盜賊罪亦惑矣今

爲之令者能操飾明達焉能憂民之病而思拯
之焉能綱紀民事率諸寮以濟焉爲之丞若尉
者能有見於利之害而強夫植焉能存乎公欲
致之民焉能明作有功祇承于令而協恭焉爲
幕者又能悉諸官長之勞而先奔走焉能以負
罪爲懼焉能懼于始而恒于終焉抑不足以正
俗息盜而治之民也耶抑爲新若邑具若官亦
亦有先耶幕於民最近事最繁邑不可無幕幕
不可無賢官長官長猶夫人也雖有力亦不能

爲惠其如安義何哉故於陳君行而致告焉君
莆望族官中外時有人先君子贊郡政有聲源
流遠更歷多今日之用固可充操也有賢官長
必喜之而相與以成者焉茲行也其試之

別梅居黃先生南歸序

君子之交之深也視夫人之所臨若身偕之焉
故約則憂之通則喜之其情親喜而不援憂而
不睽其道敦夫賂者憚權者諂其猶市乎朝貨
而夕遷者矣予外叔梅居黃先生交於予也敦

篤勤懇憂若喜同焉其庶夫古者與正德己卯
予以罪連被繫家聞報輒以爲弗生吾招翁謀
所以視疾暨南歸妻孥先生義請行候于淮陽
凡三閱月及予謫判夷陵攜僕數輩書數卷就
道翁曰兒且病旅殊方吾懼弗懌也遂請先生
同予居凡二閱歲嘉靖改元

詔起落諸賢不穀與焉報至先生告歸予難之
同至京師居數月夫京師先生少嘗遊者及是
年始衰頗虞風雪予愧焉言謝數數先生曰茲

世系全
卷之二
康矣不曰之夷陵時耶臨江萍鄉諸路彌雨浹
月僕僕然羸馬宵行至館舍燎衣以蔓芻燼黝
眉面相顧愀然某愧焉謝且再先生曰茲未也
不曰視而疾時耶逆藩變作浦城而下防兵紛
糾關隘詰備甚嚴裹餘糧與而伯氏朝居寄命
顛沛至淮聞爾固放逐以生濟河清源北師屯
焉乃不敢進予愧起謝愴然懷矣夫某役于公
者也東西南北惟命之從造次顛沛奚遑於私
其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乎先生在梅居襄葛

農圃足以自娛顧乃操乃心煩若慮不逸若老
非以骨肉之愛逼于情而不容遺耶抑以道義
之真將使夫識者指而曰知己之交之深固若
是耶先生卜以是月吉南歸予不能將之以往
故歷履素叙歲月爲先生別焉歸見吾翁尚爲
誦之

贈少司馬值菴盛先生總督兩廣序

大申丞東吳盛公受

天子休命晉少司馬往撫兩廣維公於江右穆

于有政式于其官以勤恤于民公之遷民弗憚
號而留弗可

璽書授期公戒行某自度來餞時憲使丁君沂
言曰公約于度者剔蠹矯枉如追捕然沃焦然
貳憲顧君應祥曰其靡大弗規靡險弗夷將於
世而康其屯夫查君約曰其虛而謀凝于同介
而韜發之彌章歟僉憲徐君乾曰惟善者賴焉
淫者競焉苟弗茹吐其道揚矣汪君應軫曰軫
仰夫業之昌也譽之永終也其頌夫衷歟於是

某作而颺言曰至矣哉其善言公者歟公以豪傑之才綱紀一方兵後歲屢饒百責萃而視成焉嗚呼難矣鄭子產爲政議作刑書其語子太叔謂火烈民望而畏之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夫子顧稱之曰惠人也又曰古之遺愛也諸葛孔明澹泊明志寧靜以致遠者至夫治蜀嚴以行之於人也辟之而弗懟黜之而思者矣公剝群趨砥獨行弗以近厚爲譽尚同爲達政而違道官而倖祿民而靡康公耻之焉其尚友古人哉

諸君子之言至矣其知夫公者夫丁君曰然於
兩廣是乎某曰是疾而劑之良也聞徃者土兵
之長率部爲禦有事不應今偵我虛實漸弗祇
命徃蠻族群寇艾以文誥猶創今肆弗紀要重
賄以斃我良道路弗通往軍旅之事兵食盈縮
主于一耳今分而三矣其弊也久矣公之徃將
序而因之乎其亦圖夫初而處之乎惟識治諄
矣審時昭矣慰主憂昭大道之望弘矣於兩
廣乎何有於是相與紀別於圖諸君歌之某僭

而序之

贈龍塘吳郡博還鄉序

歲戊子仲冬予以計考過家間從郡文學先生
遊則見吳君汝脩貌翼然恭辭澤然款慮委然
以詳每心識之既會諸友朋多先生門人也則
或誦曰先生敦懇好士其徒之貧者弗以束脩
見行者卻之或誦曰先生教有誼嘗焚貸券以
恤徒之孤澆者愧焉又或誦之曰先生思弗遺
於其親其志於用世也才足以達之則又心識

以郡固多賢又得先生師而與居式善矯習將
無與禪耶無何報者以先生奪職當歸人訝之
爲流語耳門人輦弗信舉謂先生顧弗時器耶
則又解之將時命難謹莫之爲而致之者耶予
過訪先生瞿然自訟無弗懌色嗚呼難矣夫君
子之操約乎其身者也而毀譽弗與焉其於事
若乎其性者也而得喪弗與焉其於時素乎其
位者也而喜怒弗與焉農夫易百畝雖有歉歲
毋遑寧焉賈者弗售盡遺夫寶遠其咎也感矣

故學者所以終夫世者也夫悅親之謂孝化族
之謂仁教於其鄉之謂善先生循是道焉家邦
必達於莆有光矣其義弗亦多其樂弗亦大乎
先是門人留先生閱月乃行及期以贈言屬予
予聞先生續刻莆科日志於鄉大夫士有友道
焉他日指愚規過納之彞猷於予也殆無隱乎
爾故先於其行叙以志別

贈善化尹呂子良卿序

呂子良卿任虔州教授甫三載遷湖廣善化知

縣或問於予曰良卿年適壯其勵于業噐于時
而將大受與曰然曰三仕爲教矣其知民之艱
而後夫牧者濟之與曰然曰志彊而植者也將
約物以明度湛嗜以遠耻與曰然未也君子志
爲先矣謙者所以行之也知爲上矣誠者所以
章之也壯而仕優矣懼者所以終之也夫懼視
息猶日也暮猶世也皇皇然後罪是艾矣夫誠
民誹之益修也譽之忤也若恫瘝在乃身者矣
夫謙虛而達隱也卑而擴隘也損益之機道不

眩矣善化於長沙爲附邑藩封在焉民苦賦健
爭守長沙者近數易人類弗善終守則難矣令
視守何如耶故弗謙則納侮弗誠則誨澆弗懼
則樂咎雖有他善君子弗貴也或曰古之人論
政者多矣子之言與恒聞者異與曰同夫謂三
事五善者居官之閑也其至矣謙也誠也懼也
予昧焉自創未能也譬諸醫神凝而守氣邪而
防其生之養一也夫奚異乎子聞之焉其謂迂
而疾馳與抑有合弗謂迂而疾馳與問者唯而

退旣而良卿辭予之任再拜而求旣益予以鄉
誼且屬愛獨敦也遂書問答爲贈良卿其勉焉
已耳

郡倅胡石東六十壽言

石東胡侯之別駕吾郡也閱五禩矣昔予始見
之偃偃然抑抑然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視
端如也貌盎如也則私喜曰侯政未施摠其丰
可以考衷哉旣聞侯弗攜家侍宦獨中子杜私
謁新疏易以俸餘期會然諾弗詭則又私喜曰

侯政未竟觀其初可以信後哉旣何巡察檄視
僊邑篆均搖縮費猾胥弗能蠹人稱平焉督解
會賦于戶曹恪憲集事趙御史亦檄視莆篆廉
簡庇民則又私喜曰侯政未溥觀其成可以永
譽哉侯其君子之仕也歟人之言曰政多乎術
矣矯之者的也搏沙者萃難率之者夷矣攻木
者錯難操之者激也解網者糾難暴之者章也
合券者符難人其可讓乎哉夫擬俠以爲豪制
弱以防誹逆隱以平咻襲聲以市利智未克者

爲之仁者弗爲也任心者能之信道者其能之
乎石東職專夫賦也歲弗熟蠲奏弗時巡察糧
儲檄稽徵焉石東曰民艱食矣稽徵近愛也旣
而寡祿餉焉顧尤之曰管糧其弗勝事乎乃住
其祿而督之石東連祀弗食于官郡耆老相告
曰吾小人貽釁深哉相與哀所逋而寢完之侯
之信孚然多弗獲于上巧宦者疑焉石東曰吾
數則然也其亦弗謂難矣乎彼倡緩徵浮譽代
者遷者多矣侯五載弗遷恬然自信爲之上者

或邈焉而弗之知或知之者又弗能必薦苟有
欲薦之者又視輿情而緩急之候之遇弗蹇耶
是歲六月六日侯誕期也郡耆老遇林子徵言
爲恭林子曰吾觀石東五禩矣清矣常祿之外
無僥于民也質矣曲衷之語弗能悅上也慈矣
凡民有辜而無苛罰也石東非君子之政乎政
爲君子之政則年者君子之年也維東者壺奚
弗高只維谿者清奚能涸只維化者春奚弗育
物只天地之心也鬼神之庇也士庶之瞻也集

陰功而食報完和氣而難老侯將弗百齡耶詩
曰壽考維祺以介景福侯之謂歟山人於侯其
庸滯厥辭爲恭耶耆老乃言曰侯之仁可以爲
民之父母公之言可以爲侯紀德吾儕再拜受
命矣於是鄉諸君子謂予曰子之辭弗澤可信
後矣乃序而錄爲侯壽言

贈文宗江午坡先生考績序

文學大夫午坡江子于順視學三年矣例報政
於是莆中屬爲庠凡四庠之文學官與其徒諧

林子言曰午坡公綱紀吾儕其道則吾儕師也
公入見

天子將陳皇王之蹟述禮樂之源宜幽述之俗
揚遺逸之賢顧規然報政已耶吾儕睽訓是虞
願有言乃林子爲之曰夫今之談政咸曰權怙
怙者侵執則滯嗚呼果孰爲執也耶今之談時
咸曰立獨者覺誼則同嗚呼果孰爲誼也耶夫
侵政他官或有之學憲專矣謂弗能行志豈其
然哉夫殉人巧宦則有之謂豪傑者弗能信道

豈其然哉初午坡之閩視學人則曰江子海內
名士哉其詞章之宏以深也行植之介以大也
意氣之古以任也覽聽之廓以精也學校化樞
茲惟選哉江子能尊師道惜才獎賢若已有之
經生綴學未去陳言則毅然欲變之閱文弗覆
籍記弗遺右新落腐樹之藝真閩海之學者知
有先民精蘊胷臆語言出於訓話畛域之外皆
午坡教也疆植激昂不能修曲敬以采時譽至
論職業勤勤侃侃與臺使商可否卒規於慶乃

已嗚呼若午坡者固林子之所畏也昔者韓子
於唐歐陽子於宋自任斯文振敝多力然謂韓
子者曰道濟物曰忠犯主曰勇奪帥謂歐陽子
者曰學古爲高曰行道爲賢曰敢諫爲直奚直
文焉已爾間嘗觀午坡著作皆成一家言振勵
適徃之氣豈退然於二公後執以昭忠誼以集
業日競其所不足益有樹立於天下將弗爲二
公已耶是故懷讓嚮時者曲士之行也展采錯
事者慧吏之能也秉道易俗者豪傑之教也謂

江子豪傑非與江宦族有大父諸父諸伯仲氏
舉進士爲時聞人翁憲使公斗翁林子同年進
者茲行也歌著莪賡棫樸舞衣稱壽于翁之庭
樂孰有大哉夫報政恭也臣道也色養孝也子
道也江子於身教敦哉江子知我者野人之私
其惟深言乎言深友道也江子其有合哉

贈鄧旂山郡博遷直隸虹縣尹序

旂山鄧子汝猷教授吾郡庠凡五載適檄至遷
知直隸虹縣事門人陳士儀輩凡若干人以贈

言屬諸林子林子曰夫士之敬于官而豈徒哉
人之言曰敦彝者兢式嗣前聞是曰孝思其政
之鵠與遠志者抑動罔不方是曰集義其政之
與與自稽者哲毅然彊植是曰昭鑒其政之度
與鄧子其敬于官哉鄧子先子居易公名進士
歷秋官大夫秉道陳力豪家殺人忤時宰意竟
辟之司寇弗能奪移疾閒居未寃用以卒鄧子
對人談則泫然出涕曰吾懼先澤之或闕也鄧
子再試禮部則幡然就建之政和日勵教焉其

徒誦之郡長貳賢之既而遷吾郡徒之誦日益
多郡長貳賢之日益有徵部使者咸以鄧子之
才可從政也鄧子于莆凡郡邑有官循良則惠
苛疾則悛諛墨則詭節愛則澄鄧子臧否罔弗
衷論議斷斷其視弗可欲若將凜焉謂鄧子易
其官鄙夷其民然乎哉是故劑量謂度寸長尺
短尺長尋短其鑒也蒙承受謂輿饑而載糝岐
而折軌其動也孽標識謂鵠側徑而趨趨起而
覲其思也荒故曰能述親者其民睦能集義者

其民又能用鑒者其民葺推之天下可也况百里之邑乎虹縣

聖祖龍飛鳳陽屬邑地僻而俗朴儉歲多徭杼軸數匱今之民異乎成化弘治之民矣寬征蠲賦匪弗詔也額而需者殆種種然今之令異乎成化弘治之時矣夫一金微也匹夫匹婦視之爲命武斷猾黨相鈎距非沒籍則殊死也夫覆民者在通緩急之情課最者在廣催科之愛卓茂魯恭傳于今益烈也其他官傳者朝露晨星

爾謂今之虹不可爲宥爲中牟非也謂虹之令
不可爲茂爲恭亦非也予官江西鄧子時爲諸
生今者以長齡舊故視予予之望之蓋非微言
能揚者矣諸君子愛鄧子者亦將曰言有合哉